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入冬二三事

□ 方椿荣

当下冬至节气已过,进入隆冬季节。家乡地处江淮,不南不北,没有烧炕和暖气一说。小时候更不像现在有空调、地暖等御寒设施,老式的民居比不上现在的单元住宅,北风一号,外面有多冷,室内就多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气候和物产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了安稳地过冬,一般人要办几件大事的。

首先小雪的当口,大青菜长得油嫩碧绿,菜帮子有半人高,这是腌制大咸菜的最好材料。满大街都有卖青菜的,谈好价后,菜农把菜往各家送。每家都要腌个头二百斤。我们家是有“马子菜”的。什么是“马子菜”?那时候家家户户用马桶,粪便是可以卖钱的,按照此理,就由新华大队的菜农负责城区人家的倒马桶。一般隔日将装满水的水桶和空粪桶送到街巷居民比较集中的固定地点,大早,张家嫂子、李家媳妇等一众妇女“摆”(搬马桶特有的摆步)出自家马桶,互相道声早,家长里短聊起来。粪便倒在粪桶里,往水桶里舀一瓢清水,倒进马桶,竹制的马刷刷起一条声,好一首小巷晨曲。腌菜的季节由新华大队负责运偿“马子菜”,按人头,居家的每人一百斤,工作和上学的要减半,如果你还觉得不够,只能花钱购买了。大青菜由农民送到家里,先铺在天井里晾干去水,第二天全家出动,用大澡盆洗净,然后排在搁置的门板上淋水,再放进大缸码叠一层撒

一层盐,最后用一块大石头往上一摞,两三天下来青菜瘪下去一半,这时候需要翻缸了。将底下的翻上来,上面的翻到底下去,入透盐卤,此时咸菜香味已经扑鼻。经过两次翻缸,就可以上坛了。把咸菜一棵一棵地打成把子,塞进咸菜坛(一种尖底、大肚、小口的器皿,大约半人高,几乎家家都有一两口)。然后将坛口用油皮纸一封,要吃时掏出两棵。这就不愁风雪天气,买不着蔬菜了。大咸菜吃法有多种,最简单的是把菜梗切碎,用辣椒酱一拌,清脆香甜,粥饭两便。本乡著名作家汪曾祺老先生所记忆的“咸菜茨菇汤”,已成为一道汪味名菜,现在更有改良,汤里再加两块豆腐,撒一勺味精,既传统又鲜美,上得了酒席。我小时候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茨菇是个稀罕物,它可以代替粮食充饥,非特殊门路购买不到,豆腐是凭票供应的,也只能打打牙祭,因此冬季的餐桌上经常有一碗咸菜清汤,喝得餍死人。我妈妈在厂里加班,半夜回家什么吃的都没有,只好切一盘咸菜,倒一杯开水就着充饥。因此,我对咸菜的记忆深矣。

要办第二件大事是床上保暖。那时都是硬木板床,不像现在有各式床垫、电热毯之类,春秋天用的被褥到了冬天就抗不住寒了,盖的被子可以加厚,或者加封一床,身底下最好的垫物是稻草。这可是每年必须的一件事情。过了十月见

市面上有挑草卖的,就将其领回家,用大秤一吊,按重量付钱。先将草堆放在柴房里。进入腊月门,选晴朗的日子,卸下家里的屏门格扇,搁在有阳光的地方,将稻草蓬松暴晒一天,下午趁着太阳,取来每年一用、满是补丁的麻包,将稻草填入其中,两头用麻线封绞,鼓鼓的一床“金丝嘎啦被”就做成了。起码两个人才能抬到床上,然后铺上垫褥,床一下子高出许多,我们小孩迫不及待地爬到床上,一个打滚,整个人陷在草包里,轻轻一抖,身下嘎嘎作响。晚上一觉睡到天亮,根本不知道寒冷。那个快活劲,直到如今,再也享受不到!一个人家两三张床铺,一天还解决不了,需要两三个晴天才能完成。到来年清明前后,草包使命结束,抽出稻草作燃料,麻包皮洗净入柜,等待下一个冬季。

再就是糊格子。格子为何物?过去三间两厢的民居,明间是堂屋,有装玻璃门窗的,那就是超前了。更多人家的堂屋是敞口的。距檐口三尺向里横卧一条固定的门坎,留有四对门转碗,上对屋檐下悬梁上的门转孔,八扇木格子门下半段用木板封实,上段大半截都是由窗棂组成,必须用纸糊实,可以随时上下,作为堂屋与天井的隔断和厅门,上则避风寒,卸则通爽气。麻烦的是每年入冬前都必须将这些格扇用白纸重新糊过,如果不重糊,既不避风,更难入目。大约元旦左右,全家出动,将八扇格子抬到河边口,放在水里浸泡,刮去旧迹,冲洗干净,再抬回家放在院子里晾干,买来白纸,打起浆糊,我负责裁纸,老爸负责糊贴,纸不能绷得太紧,也不能起皱。糊完了再装上这些格扇,的确焕然一新,堂屋顿时明亮温暖起来。

铜炉子

□ 卢有林

宛如小太阳,似乎要与屋檐下的冻丁当子抗争,给冬日的孩子们送来温暖。

铜炉子除了用来取暖,还有烘干、烘烤、陪嫁的功能。

寒冷的冬季雨雪频袭,调皮的孩子弄湿了鞋袜,初生的婴儿尿湿了尿布,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全靠一只铜炉子烘干。有一年冬天的雪后,我和庄子里的小伙伴打完雪仗回到家里,手指冻得胡萝卜似的。我急忙坐在板凳上,将双手伸向铜炉子,尽情享受铜炉子带给我的惬意。细心的母亲则蹲在地上,先帮我脱下潮湿的鞋袜,为我穿上备用的袜子,接着用父亲的“雷锋帽”包住我的双脚,然后默默地在我的鞋子倒扣在炉盖上,把袜子围在炉盖的边沿烘烤起来。印象中母亲就像做烧烤的生意人一样,不停地给鞋袜翻身,直至鞋袜里的水分全部被赶走,这才微笑着停止她的操作。有婴儿的人家,到了冬季雨雪天更离不开铜炉子了。婴儿的奶奶把湿漉漉的尿布洗干净,挤干了,覆盖在铜炉盖上,就像做煎饼一样,动作娴熟地翻动着尿布,直到尿布散尽水汽,变得干松起来,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小小的铜炉子成了烘干机,为冬日的家庭主妇们排忧解难。

半饥半饱的冬季特别漫长,吃零食不但可以打发时光,而且可以给原本乏味的严冬生活增添一点乐趣。那年月的

冬天,我们吃的零食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而是用铜炉子烘烤的。一只生了火的铜炉子,一把蚕豆,一双筷子,就可以让我们沉浸在烘烤的乐趣里了。我们把铜炉子里的灰烬当作一小块田地,先在上面挨着顺序丢下一粒粒蚕豆,再用手指头轻轻地按一下,然后静静地观察蚕豆正在发生着的神奇变化。蚕豆皮从青黄色逐渐变成了酱褐色,而且慢慢地鼓起起来,忽然“扑”的一声,胀满热气的蚕豆快乐地跳跃起来。我赶紧用筷子将这粒蚕豆夹出来放在桌子上,弟弟也不客气,拿起来就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起来,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也没有什么约定,接下来弟弟夹出炕熟的蚕豆,我来咀嚼。如此交替循环,直至蚕豆被我们全部烘烤、咀嚼完毕。黄壶里的蚕豆吃完了,我们还烘烤黄豆、玉米、馒头干、山芋干,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把一个冬天烤得暖和起来,快乐起来。这小小的铜炉子竟满足了童年时代的我们对零食的需求。

在我的家乡,铜炉子还是女儿出嫁时的嫁妆,意在承接“火种”,传宗接代。即便是现在,家乡仍然沿着这一传统习俗,毕竟向往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家就有一只铜炉子,也是我和妻子结婚那一年岳父岳母特地请铜匠师傅为我们打制的,做工很精致,我知道岳父岳母把他们对我们的祝福也融入到这只铜炉子里了。儿子长大后我用这只铜炉子烘过尿布,但儿子长大后,他并没有用这只铜炉子烘烤过零食,倒是我一直珍藏着。这小小的铜炉子寄托了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美好祝愿。

的孩子们到外婆家里来拜年,一玩就是几天,很是羡慕。我们家拜年的茶食,都是母亲买回来之后,就直接送给外公外婆了。我没有感受到在正月初二,穿上新衣、换上新鞋,拎着茶食到外婆家拜年的氛围。

从1963年下放,到1977年招工进城,我在外婆庄子生活了十四年。

一晃,离开外婆庄子已经四十几年。我的长辈们越来越少,先是外公在1968年走了,后是1984年母亲去了,外婆也去了,大舅因病于2000年离世,小舅于2001年不治而终。外婆庄子上的长辈中,只剩下两个八十岁上下的舅妈。每年,我下乡去给两个舅妈拜年,也顺便走走看看,在曾经的外婆庄子,找寻儿时遗落在这里的轶事和旧梦的碎片。

外婆庄子

□ 赵旭东

季节,打谷场上,大人们用笆斗将晒干的稻谷扛在肩上,集中倒入粮囤里。我光着屁股,也学着大人人们的举动,用舀水的瓢装满稻谷,扛在肩膀上,打着号子,一瓢一瓢地倒入粮囤,其憨态逗人发笑。

1963年,我们“半家”(包括母亲、两个姐姐、我,还有怀在母亲肚子里的四弟)下放农村,重回乡间落户。出于多方面考量,父母没有选择父亲的老家落户,而是选择了母亲的娘家——外婆庄子落户。

随母下放的那年,我虚五岁。在我后续的童年、少年,过年了,看着姨娘家

铜炉子是旧时人们冬季取暖的一种器具。铜炉子由炉体、炉盖、炉把手三个部分组成,最有意思的就是炉盖了,上面有规律地分布着圆溜溜的炉眼,有点像蜂巢的横切面。

记得小时候,为了冬季取暖,农家早就攒足了生铜炉子用的底料。考究一点的人家用锯屑,将就一点的人家用粗糠。生铜炉子的方法并不复杂,先在炉底铺上一层大约两寸厚的底料,压实了,再往上面覆盖从锅灶膛里扒拉出来的带火星的灰烬,最后盖上炉盖,任其慢慢灼烧,徐徐散热,维持七八小时的热度绝对没有问题。这铜炉子仿佛也是有生命的,带火星的灰烬注入它体内的那一刻就预示着它新生命的诞生,预热期是它的少年,灼热期是它的青年,温热期是它的中年,余热期就是它的晚年了。

儿时的冬天特别冷,一场大雪过后,屋檐下挂起了亮晶晶的冻丁当子,散发出彻骨的寒气,仿佛要把屋内“奄奄一息”的暖气给赶跑。我和弟弟呆在屋子里缩着脖子跺着脚,等待着母亲端来暖烘烘的铜炉子。母亲把铜炉子小心翼翼地搁在桌子上,我们便尝试着将双手伸向铜炉子,待双手适应了炉温,才干脆将手掌覆在炉盖上,顿觉一股暖流从掌心流向手臂,再从手臂涌向全身,这种被温暖的感觉真好!手暖和了,我和弟弟索性脱了鞋子,把穿着袜子的双脚搁在炉盖上,感觉这股暖流又从脚底涌向脚背,再从脚底逆向而行直至上身。弟弟有时被烫得龇牙咧嘴,于是赶紧将双脚提起几秒钟,然后又迫不及待地放上去。这小小的铜炉子

我的外婆庄子,是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子。

我们小时候,过年了,除了有鱼肉吃、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之外,还另有一份期盼,那就是去外婆庄子,给外公、外婆、舅舅们拜年。此外,寒暑假、星期天,可以到外婆庄子去亲戚,特别是暑假里可在那儿住个十天半个月,上树捉蝉,下河抓鱼,帮舅舅放鸭,尽享水乡的野趣。

1959年夏秋之间,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母亲及两个姐姐随父去高邮县城生活。那年十一月份,我在县城出生、上户口。在我幼年时期,母亲曾将我送到乡下外婆家,让外公、外婆照看一段时间。那时的我,在外婆家生活,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记忆。有一则关于我幼年的故事,外婆、舅妈讲了十几年:稻子收割

爱之链

□ 张爱芳

居家十多天,与外界交流的方式就是靠着一个微信群。群主与副群主都很负责,他们按时发送国内外政治新闻,其间也会大量插播搞笑视频、演唱会、抖音段子等等,内容丰富多样。

这个群唯一的好处是没有某届领导,所以也就没有对应衍生出的逢迎拍马之流,纯属民间自娱自乐的平台。

刚解封时,有人第一批阳了,于是到群里来汇报阳的症状及抗阳体会。

群主适时发来网友逗乐的句子,说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地生同一种病。群成员会心一笑,群主干脆将群名改成“羊了个羊”。大家继续每天热火朝天地讨论阳的话题。即使高烧中的人也不忘到群里来扯上两句以排遣居家的无聊。直到副群主在忐忑不安中终于等来了阳,他高烧难耐,无法看到读音是“yang”的字,不管是“羊”还是“阳”,于是他擅自将群名改成“绿草如茵”。好在这群里人的等级不严格,改就改了吧,谁也无二话。

傍晚时分,副群主在群里求药,不到一秒钟有人应答,并答应立即送上门,让其他群成员看了好感动。有位群员打出一行字:这群里流淌着爱。面对疾病,人与人之间的爱心也是一份力量。有网友总结:爱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这力量胜过药物。

我是在解封后第一时间阳的。当时好几个朋友都劝诫我不要再去做健身房打球了。然而,我是不愿坐而待毙的人。果然,第三天打完球回家立即感到双腿疼痛,随即身体发寒。我早早地上床,疼痛以可知的速度由腿蔓延至后背。我昏沉沉地睡着,夜里被脸上的汗水滴醒,晕乎乎地擦了几次汗继续睡。第二天早上,我被饿醒了,呼叫女儿打点南瓜粥给我吃。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儿做起事来却不含糊,打了一杯香喷喷的南瓜粥。吃完南瓜粥,又吃了一片即将过期的布洛芬缓释片,继续睡觉。睡到第三天,阳光暖暖地照在床上,将我晒出一身汗。傍晚时分,我缓过来了,起床,弄吃的。就在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女儿中招了。我听从群里各条信息的建议,知道免疫力在跟病毒抗战,需要“子弹”,这子弹便是营养,于是撑着病体上街买老母鸡回家煨汤给女儿喝。小心翼翼地听着她要吃哪种食物的指令,努力不折不扣地安排着。

朋友圈里各种“阳康”“阳过”的信息也在分享,也有没阳的调侃自己是“牧羊人”,是“天选做饭人”。好朋友之间每天也在微信里分享自己的状态。第七天晚上,好友小颜告诉我,她有位好朋友也阳了,得的是“干饭株”,想吃她烧的菜,于是她强撑着阳康的病体为好朋友烧了份老母鸡汤和一盆大白菜烧牛肉。“用的是你装蛋饺给我的盆子装了菜给她。”她语音告诉我。我回:“这就是爱之链。”

我的岳母

□ 王鸿

我的岳母是一位再普通平凡不过的女性,她一生勤劳俭朴、心地善良,不计得失,也不愿受人恩惠。

岳母出生在原兴化县沙沟乡一富裕人家,为家中独女。1955年,她随岳父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了高邮县三垛镇。岳父在供销社工作,她则在家做家务、带孩子。几年之后,岳父调县城商贾系统工作,一家人又来到了县城。上城后,岳母又先后生了老五和老六,老六即为我妻子。生活条件和环境变了,她的兴化沙沟乡音却一直未变。

那时候,他们全家生活来源主要靠岳父一个人工资,家庭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为贴补家用,岳母打过草片、撕过鹅毛,含辛茹苦,从不乱花家里一分钱。她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孩子们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她亲手缝补。

平日里,岳母在冬做家务洗衣,打扫房间,忙里忙外,一刻也闲不住。进入冬季,腌制大菜、萝卜干、梅干菜。每逢春节,早早炒好花生、瓜子、蚕豆装罐。她制作的具有沙沟特色的油炸鱼圆、肉圆,是孩子们特别喜爱的美食。岳母做家务有个特点,无需孩子们帮忙,总是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埋头做,十分利索。岳父在公司威信高、人缘好,常有同事上门来谈工作。他热情好客,经常留同事在家吃饭。岳母动作麻利,不一会就能做出几样菜端上桌。岳母虽文化不高,却懂事理,家中凡有客人来访或串门,从不插嘴说话,只顾忙碌着。

1969年,岳母进了县肉联厂工作,这时她已40多岁,照样顶着夏天的炎热,晒猪毛鹅毛,打包装车,不怕脏、不叫苦。

随着大儿子参军入伍、二儿子招工进厂、二女儿分配工作,岳母家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正当此时,岳母却遭遇一连串打击。1978年底,任粮机厂车间主任的二儿子发生工伤,先后做了三次手术。1979年5月,年富力强的岳父因患癌症,年仅54岁不幸去世。岳母悲痛万分,一下子衰老了许多。那时,小儿子在青岛当兵,小女儿高中毕业未分配工作,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岳母异常坚强,挺着柔弱的身躯,努力地维系着这个大家庭。

岳父去世不久,岳母也到龄退休了。后有大儿子有力支撑,二儿子伤情好转,小儿子退伍安置,小女儿参加工作,这个大家庭的生活逐步恢复如初。儿女全部成家后,一个个孙女、孙子和外孙的相继出生,给大家庭又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岳母也享受到了一个长辈应有的天伦之乐。

2010年2月5日,岳母去世,享年88岁。